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四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經臣出塞有期護送
先聲宜震仰祈亟

勅當事料理以壯行色以暢軍威事項開原旣陷
慶雲繼之北關已懼而必從西虜且通而爲
一遼瀋諸鎮俱岌岌乎殆矣自此而山海都
門大堪杞慮

皇上於熊廷弼經畧之請舌敝頰禿乃始賜俞以

慎重官爵之心貽殘破封疆之局廷弼不辭
難苦一當聞命便擬飲水獨騎當先而赫濯
聲靈則戶兵大臣不可不急爲之計者先是
中府會議添兵七萬見以一萬護送廷弼乃
獨以安家糧致戶兵二部畛域各分戶部之
言曰往日征倭成例具在矧今年在兵部則
有自認奏章咨文在本部則有題奉欽依新
旨兵部之言曰計曹總錢糧之出納尚可通融戎
曹值馬價之空虛萬難措處以臣愚計之每

兵安家費銀五兩合七萬名共該三十五萬
兩內護送兵一萬不過費余錢五萬而止而
廷弼所順帶犒賞優恤等銀計當十萬此僅
僅十五萬便可無悞行程矣且會議時有水
衡岡寺銀面許那借卽不然漕折銀聞總督
倉場亦肯暫借戶部但移檄支領便足了當
目前而何若是濡遲也則

皇上之不可不亟

勅戶部者一夫戶部旣暫有應手則廷弼刻下所

難不在餉乃獨在兵耳兵部不請調各鎮乎
自宣兵鼓譟宣撫趙士諤實肇釁端顧兵部
掌兵當熟料其兵可以卽遣火速催促毋容
逗遛不者卽操白簡以抗

旨誤國論如此庶濟燃眉而奈何若此濡滯也則
皇上之不可不亟

勅兵部者二抑臣猶有說焉着二部交相關紐計
口授餐原合爲一乃戶部設有督餉大臣矣
兵部亦當有督兵大臣兵部職方司郎中添

設矣而戶部山東司郎中亦應添設先臣高拱有言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以待用又言部宜添設右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邊關卽以一人徃卽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由斯以譚可見兵部該侍郎四員今新推楊應聘祁光宗尚未到任廷弼以侍郎經略正所謂督兵大臣得以督餉遙相表裏此外一面將新推二臣敦催蚤來或令親出募兵調將亦可精

銳如意一面夾袋中多訪知兵有才望者以備邊塞不時緩急以充委任用至於山東司原兼管山東遼左軍需與各處屯鹽較之他司煩數倍臣嘗創爲添設之議揭戶部令其上請而該部寂然今日斷當如臣所議添設精敏郎中一員專司遼餉與職方司郎中往復商確凡該兵若干卽該餉若干安家行月糧若干匱乏之作何區處出辦屬何衙門謀議僉同母相柄鑿則今日最急務也嗟乎嗟乎

臣嘗考唐安祿山之變張巡以一縣令起兵
李泌以一山人參謀克復大計宋金人渡河
宗澤以一郡守起兵李綱以一參謀官料兵
食十日而備今部郎無論已各處建牙視山
人及參謀官奚若而動言無兵元老巨卿視
郡守縣令奚若而動言無策總之未嘗有安
天下之志而不以身事視君事家事視國事
天下事尚忍言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房壯麗題爲直陳內外懈弛

君相優柔怠忽之狀仰祈上下交警改弦易轍奮勵助勦以遏奴氛以拯危遼以保社稷事蓋自遼左進勦失利三路覆敗奴勢益張我兵益弱賊志不在小欲蠶食全遼窺伺

神京情形已著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經畧督撫道將諸臣當敗衄之後宜何如拮据何如綢繆以全副精神用之於收拾殘局撫恤士卒同其甘苦偵探必預城堡必修猶恐不足以禦凶鋒而固吾圉乃徒滋憂懼竟憚作爲祇

望救於腹裡仰鼻於

廟堂日延一日反類遊釜之魚殊無臥薪嘗膽
之志致開原重鎮賊至陷不踰時藉曰孤城
難守殘敗之餘人無固志昔齊之莒與卽墨
唐之睢陽詎非以敗軍守孤城者哉然一則
終不可下一則相持有日由彼時將士有死
之心無生之氣厲氣巡城激於忠義士卒傾
心故耳假令守開原者能如卽墨睢陽豈遂
至一旦陷沒不可支持如此其慘哉由斯以

觀外而文武將吏懈弛乎不懈弛乎曩者本
兵初聞三路敗沒之報卽約諸臣叩文華門
懇請兵餉仍向諸臣云今日遼事急矣一應
軍機庶務無不具疏題請得

旨則欽遵行之不得

旨則權宜爲之其言甚壯乃越三月後尚未有一
旅出關一兵應募其欽遵者見行有何效驗
其權宜者未聞是何事機若以爲李如楨出
關經畧贊畫命下調兵之檄發行數道於已

職掌已盡能事已畢者不知調兵未至與無
調同在望救者不啻如繫桑饑夫之待哺在
調發者却似畫餅以療饑且不寧惟是司農
轉餉固未缺乏似有數米而炊之意司空之
甲冑器械有未解者有解而不堪用者總之
於拯溺救焚無當也由斯以觀內而當事衙
門懈弛乎不懈弛乎平章軍國柄在端揆邊
疆失事豈宜槩從姑息三路之沒開原之陷
慶雲之捨鎮西之圍何等重大閣臣稟擬俱

無一語責成督撫道將及本兵衙門其何以
悚惕人心而裨其竭力用命哉閣臣豈不知
祖宗法紀森嚴無奈持公執法之心不勝其憂讒
畏譏之心漫無擔當無足責矣惟是封疆者
皇上之封疆大將道臣士卒百姓乃

皇上數十年培養而生息之者也一朝陷沒殺掠
於逆奴且岌岌乎有社稷之憂邊吏樞臣所
司何事而束手無策一至於此亦無一語切
責甚至條上封事一切不報

上不關心誰復盡心

上不震怒誰復震悚似乎以金甌之天下漠然置之度外者由斯以觀

皇上與閣臣優柔乎不優柔乎怠忽乎不怠忽乎從茲以後若非上下交警內外同心反其玩愒而毅然振刷召集兵馬厚蓄糧餉卽有十經畧出關賜尚方劍百口亦無益於戰守恢復之數也爲今之計諸臣宜以國事爲家事各盡職業惟力是視勞怨不辭如同舟遇風

濤彼此着力勿相秦越軍馬則問之兵部調
發召募期於速應精壯驍勇足堪戰守今新
經畧刻期赴任矣隨行一萬兵馬以壯軍容
可少減乎勿事調遣空文跡涉西江之水糧
餉則問之戶部及督餉大臣海運陸輸各從
其便本色折色俱令裕然有餘古有捐數萬
金用間諜不問出入者方得成功得無念乎
盃甲噐械火藥之屬則問之工部擇其堅利
堪用者星馳解運如不堪用亟爲改造蓋甲

胃不堅器械不利是以卒予敵也儻各部所
司或有違悞輕則降旨切責重則以失悞軍
機論罪兵馬發矣糧芻足矣盔甲器械火器
具矣外而經畧督撫道將或仍前訓練不嚴
賞罰不信撫循不周偵探不預不能保守遼
陽恢復開撫失事之誅又何辭焉若夫閣臣
勿曲徇體面票擬必嚴以勵精於密勿

皇上勿猜疑臣下章疏必通以振飭於朝端所謂
戰勝於

廟堂之上實不外此何憂奴酋不蕩乎哉不然
上下內外仍復泄泄悠悠瞬息之間遼左必
非吾有遼左失而山海一關決不能保其不
攔入金元之禍殷鑒不遠諸無死所固不足
惜乘輿將安之乎克勿金寶亦何術以携乎
興言及此真可痛哭流涕不止長太息也職
目擊時艱事迫不忍以

祖宗櫛風沐雨百戰之天下爲小醜洊食憤氣填
胸語多愚戇倘芻蕘可擇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採納施行

○遼東經畧熊廷弼謹揭頃接撫院周毓陽年丈書詞旨懇切無字無句不中遼左機宜與當事諸公之情弊謹將原書發抄請主以遼守遼之說者細看此書請主貴精不貴多之說者細看此書請主調兵騷擾之說者細看此書請各鎮動阻部文之詞者細看此書周毓陽書曰遼事之壞已至不可救藥而兵餉二事尤須發明以遼一日尚存一日不可無此

二事也。剿奴用兵三十萬，弟未出都門已頌言於當事，非臆說也。照征播例也。兩年以來調兵幾何，欲以五六萬烏合之卒當強奴二十餘年訓練之兵，勢已不敵。且奴結連諸虜，各助兵一萬，而我約一北關，尚首鼠觀望而欲聲罪致討，堂堂正正一鼓而殲之，何可得乎。不得已用以遼守遼之策，弟亦曾具疏，然而召遼兵亦未易言也。弟及劉贊畫各道共招過二萬無馬匹盛甲固矣，而舊軍以糧薄

紛紛棄伍投充新兵舊營伍無一處不亂各營衛批拿逃軍赴弟衙門掛號者日不下四五起彼皆變名易姓難以盤詰此不便一也又奴之奸細無處無之徃徃投入新兵中更難物色見捉獲者三四人俱係新兵審稱奴酋差伊打探兵馬城池意在長軀由此言之招兵而引盜入室更爲可慮其不便二也議者率曰調兵不免騷擾不如就近召募夫召募之不便已若此矣乃若湊處錢糧比之招

兵較易而大司農動以兵貴精不貴多爲言
夫此語誰不知之今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兵
多猶可寒奴之膽兵少祇以填餓虎之吻卒
之兵連不已究竟不免於費何如早破拘攣
之爲愈也今開原旣失鐵嶺潘陽人民逃竄
已盡不過空城耳遼陽已爲孤注廣寧患在
剝膚遼左危亾將在旦夕不知當事者更有
何術能止奴不直抵都門此時卽欲照弟之
言多調兵多湊餉亦無及矣向之爲騷擾之

說者不知何詞以謝

九廟而大司農愛金甌不若愛金錢不知留閭閻之蓋藏供誰氏之徵發此弟所爲痛哭流涕盡而繼之以血也尤可慮者老年丈新

命不下軍心渙散人無固志軍無戰心宣兵未出門而鼓譟旣至關而鼓譟甚且有欲甘心于弟而射入經略輿中者此時不但憂外訐且慮內潰揆其始由于經略太存易心而當事者誤聽之不肯多調兵多積餉兵寡糧盡

倉皇出征遂至大敗後來人人股慄莫可收
拾耳追思弟之言然乎否耶事勢至此死生
已置度外何虞嫌怨故不禁喇喇若此伏惟
垂察幸甚周毓陽之書止此記職初入都門
時當事者問職用兵幾何職應之曰聞賊有
敢死兵四萬我兵卽少亦應三倍之而當事
者駭然以職開口太大今周毓陽援征播三
十萬例不令當事者見而嚇死乎然不如此
必不足以濟事若使遼失而賊逼京師他日

勤王之師雖幾倍三十萬亦復何益又問徵
調便召募便職應之曰遼亦難募不如用見
在兵將可以應急而當事者又謂職專主調
兵且謂周毓陽曾主以遼守遼之說而今既
明言其難矣當事者可終藉口地方之說而
不急急多行調處耶總之今日之事主兵者
一味優柔主計者一味執拗承調者一味阻
攔看來遼左京師必喪于諸公之手謹揭

○錦衣衛都指揮使張懋忠揭爲奴志日橫邊疆

日蹙

宗社日危懇乞立決防勦之策以遏兇鋒併採愚
慮以求實效事慨自三路喪敗我已慮在目
下頃開原又陷此城一破內撤遼瀋屏藩外
絕北關聲勢河東必不可保由此而河西而
山海豈丸泥可封乎禍種于遼行且移之
宗社勢切燎原調將募兵直西江之水耳爲目前
計止有速下

明詔令沿邊各鎮移兵而東廣寧趨遼瀋山海趨

寧前昌保趨薊永宣大趨居庸首尾聯絡張
聲勢以遏其兇鋒仍火速徵調近鎮邊兵併
力戰守再行招募實用兵將徐圖進勦此間
不容髮時或亦次第當如是也况賊已稱朕
改號勢同騎虎譯其移書朝鮮隱伏挑弄是
以烏祿自况而徽欽我是以南北朝平等我
是以朝鮮例我誠謀深志橫是豈可以泛常
語言忽之哉遼人謂女直滿萬則不可敵今
已十倍遼金同一虜也猶畏其強况我以前

後敗衄之餘左方右圓之畫而僥倖於方張
之賊必無幸矣經略已奉新命防勦畫一付
托有人且經略逆覩遼事於十年前爲通國
所倚藉此實轉敗爲勝之會職猶謂遼非春
初之遼賊非舊年之賊而我兵餉又非東事
初起之兵餉人心又非勇往直前之人心此
番舉動如琴瑟不調起而更張宏濟時艱固
在經略同心戮力務求實效則在閣部臺省
內外響應凡利害關係安危而必不得之

皇上者題知而行可也專之可也矯之可也不然
相與痛哭於

闕下以必得

旨而後已亦可也舍是他何賴焉憶昨奴初發難
時職倉卒拜䟽悞蒙當事採擇十九見諸行
事今更竭愚陋敷爲十款開後以俟採擇

一曰經略主撻伐移駐瀋陽統制征奴兵將基
布撫順清河沿邊一帶以戰爲主以守爲用
申明號令鼓舞士氣奴至或迎敵或堵截或

設伏出奇奮擊之奴退或擣其虛或綴其勢
或散其黨或反間使離或設疑使分撓其耕
作繩其貨易察其窺探阻其勾引坐困之遼
撫鎮統制原額兵將備他虜他虜犯塞經略
一矢不加遺卽清撫原額兵將責其城守亦
無與征進脉絡旣清人各奮勵功罪有歸迄
無牽纏之病矣至於戰守雖若兩岐初非二
事能戰始能守守固戰必勝頃三路敗後有
云及時收拾散亡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者是

戰難而守易也何前此城堡陷失曾不移晷
敗今欲以威國雪耻惟有選調強兵簡用智
勇兼資之將振其敵愾而已昨年十月兵將
雲集至今春二月奴伏而未敢先聲奪氣此
其明驗也欲爲牢不可破之計則有薊撫築
邊牆乘障烽臺號火之議在實大有益於積
衰之遼固力行何如耳

一督餉已專設重臣及新餉司矣以折色言內
帑難必部寺已罄如派有定額事例若零星

一不接濟脫巾枵腹種種可慮奴事日長灌輸日急舍鼓鑄制錢極力清查鹽課搜括布政司之舊積題知扣留各內監之稅銀無大欸目也以本色言海運陸運登萊天津已有成議此外自當附近并草束平價收買專官分投收受押解隨援兵所在支放一應腳價船隻車牛經費准支新餉與遼之舊額餉無與第兩運經過地方檄行該路遣兵護送屯貯倉廩本道設法修葺

一征奴設兩大將自撫順中分畫地而守烽火
相接壁壘相望每營設副將一偏裨二大將
建旗鼓立標兵優養廉專斷斬體統隆則威
立供億厚則衆附權重則下不敢褻任專則
心志不搖經略卜大將而令大將舉副將副
將擇裨偏偏裨選中把中把挑士馬務使上
下相習臂指適用旣立兩軍當設兩監軍如
征倭例若曰有贊畫在贊畫叅贊帷幄者也
一援遼騎兵自鼓譟他鎮趨起調之一議大費

昏眇不得已而議募募又可泛及哉宜註定
固原延寧宣大寧武此六鎮通融招募每鎮
以五千爲率號曰援遼新丁兵部發餉移會
院道卽就本鎮起平日慣戰廢將二員聽其
挑選統領合得三萬人馬匹隨在買補及安
家行月糧通如近例嚴限起行或仍照昨年
調兵事例題差本部司屬每鎮一員親齎餉
銀前往督理催促押兵出關復命尤爲切當
步兵遼鎮募新兵二萬五千薊保永昌天津

沿海募新兵二萬糧賞如例每五千人統以一將嚴加簡練此合騎步七萬五千人爲十五營各將親丁降夷隨其多寡一槩給糧從征不入新丁新兵數內鄉導哨夜選用遼人每營三十五人糧賞倍于軍丁哨探的確登時重賞虛報者立斬不幸而奴卽未速滅各鎮兵十月一更如入衛故事卽以新丁頂補各營舊額而以額兵應調奴事一平或汰舊留新或分隸各營或散使自便每鎮纔五千

人留之不多銷之亦易所謂議調于募者也不更番則援兵懷永戍之苦不厚餉則募兵乏直前之氣註募六鎮以邊產能禦虜參用遼兵以其知地利嚴簡練俾一人當十人之用數止七萬有奇則餉易充而士馬騰飽亦在精不在多之義起用廢將以其人幸赴功之會而省見任者之規避他如陝西魯李等姓土兵宜鎮史二等拔升夷丁庚寅鄭經略西征因其驍健調取隨營或當行文兩鎮查

實行取其見在遼各鎮前調援兵敗亡之餘
氣已不振俟新丁至日准與更番浙兵楚兵
南京山東等兵人地原不相宜一槩撤還既
不損威且以省餉甘肅遠塞往返虛糜免其
募調各省募兵驟合難齊再聽緩急

一王者之師動出萬全非正無以持久非奇無
以制勝所謂正步兵車兵是也所謂奇騎兵
是也步兵卽車兵每營車五百輛合用三千
人車非今之京營沿邊所製武剛輜重雙輪

之類乃單輪輕車名曰鐵衝前列遮牌上施
銃砲山川險夷通行無礙每車六人二人擁
輓二人持鈎鑷爲左右翼二人司火藥止則
成城行則成壘蓄騎兵于營內伺便而出推
演陣法不一而足我兵恃以無恐虜之智勇
俱拙法所謂奇正相須爲用者也若用以進
征必步三騎二合五千人爲一營挨營而往
聯絡而入左右相關首尾相應尺尺寸寸環
而逼之機當迅發卽出突騎少不如意斂使

歸營若用以城守一城止駐一營賊至出城
扎營先期立營盤至期營外設拒馬槍刺馬
茨蒺火器之類與城中相犄角毋輕戰傳烽
左右隣堡俟兵至便擊之合營之法必平日
勤加操演坐作擊刺進止精熟然後施之戰
陣伸縮自如金人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以
其堅也竊計奴寨原有程期奴衆亦有限量
偵探旣明動藏合法摧鋒搗穴豈異人任也
一騎兵全仗馬馬必用重價收買于宣大市口

分遣府佐偕司馬收買向監軍經略烙驗各
營充用虛冒者重罪之車輛發式各營自造
介冑火鏡兵仗等項立局遣官監造不如法
重罪之太僕寺寄養馬匹絕不堪戰陣不必
兌給京庫盛甲神器揀選實用者先行支用
一知彼知已法所重也奴之長在騎戰我每以
騎應之我之長在火器在輕車或每設而未
必用用而未必當是以我所短犯彼所長必
敗之道也彼勅也我以柔制之彼迅也我以

遲受之彼躁也我以靜持之彼不得持久也
我以從容誤之彼進也我堅壁清野設三伏
以待之彼情也我挑之彼歸也我躡之奴雖
狡豈其難知如陰哉第我未嘗深思極慮以
應之耳且奴自襲撫順攻七堡迎戰三路一
次戰勝一次整頓一次尅城一次退斂婉脫
伎倆如此其了然也而我當其來則未之前
聞去則苟安如故此可盡委之天數究竟奴
之情形亦易知也地不當我一郡內有仇讐

勿解援兵尅堡不守初無略地之心築城自
衛已呈穴鼠之技卽其建號稱國亦華人亡
命教猱升木敢肆猖狂以至於觀虎酋之
受款豈甘心奴之狂僭哉設使我能隨其出
入挫其兇鋒彼亦少歛戢而無奈遼之兵將
心膽墮地任其屠戮囚繫以長戎心也事急
矣請自今絕謝一切浮議一意以閫外便宜
付經略惟言是聽經略執出疆之義隨宜措
畫期于奏績若更執其柄肘復中掣一誤再

誤枝節橫生事愈久而禍愈深矣

一刑賞馭世之大權一不當則人心立解今賞格專重首功如將士偶有斬馘一經監軍驗實不時請爵于朝頒賞于軍不必候另勘不必待類奏戰沒將士尤宜及時優恤如近日劉杜諸將例則人人思感憤滅奴矣邊事更嚴欺隱此弊不止將官饒爲之而本道亦間有扶同者在兩臺隨報精覈加以重典無少姑息可也尤當嚴討者如背叛兇豎李永芳

言通石書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佟養性等不急購不連坐則叛者既可緩死
族類亦復相安偷生輩有不相率而爲永芳
之續者幾希其害可勝道哉

一聞遼將嫌客將無非嫉其敢戰立功耳曾不
思彼之死遼者何爲師克在和此其責在經
略撫道不受約束者更置之共事交歡者獎
勵之古有先國家之急而後私怨與夫一言
感悟卽並車而出結友而去者可法也又遼
人苦援兵蹂躪此其責在將領凡各兵恃衆

用強因辱地主聽被害處據實稟理隨卽審
明繩以重法及本將地主儻妄生挑激故困
客將者罪無赦如援兵某營終始安靜本將
以馭軍有法薦擢著爲令古有師入而市塵
不變取一笠覆鎧卽斬以徇者重有制也

一北關兵力雖能自支朝鮮武備雖極脆弱然
俱與奴酋爲難者也我若不極力撫恤加意
激勸彼非自固不爲我用且將輸款于奴酋
矣虎酋宰爰款關不足憑羈縻目前亦可以

渙奴之交殺奴之氣不必以媚虜加邊臣而
灰其酌時任事之心至于與虎酋訂盟使其
討奴自效以夷攻夷此救遼急着亦奇着也
然李唐趙宋往往行之取捷一時第虎酋亦
狙狡一介之使一紙之詔能取必乎虜欲無
厭預有要求何以應之既就戎索飽則颺去
何以制之今部覆行督撫僉議必得當以報
然職確謂奴所畏忌虎酋爲重以其爲遼虜
雄長也河東危急欲牽制奴酋我亦倚虎酋

爲重以其不甘奴之強大也無論合從之成
與否此時遼鎮當立遣能事通官招搖虜庭
往來講說風聲一播奴必遲疑觀變少假月
日而我援兵四集矣此亦緩奴一着也謹揭
○江西道監察御史唐世濟題爲武備事事單虛
招募須求實用乞

勅樞臣悉心計慮以羅將材以保疆圉事竊自奴
酋狂逞再陷開原盈廷合謀調兵遣將乃言
將無將言兵無兵以熙明全盛之朝有空虛

匱乏之笑職蒿目而憂仰屋而慨大都內外
之病有二焉封疆之臣急則連篇累牘號泣
呼天請餉請兵若瞬息不能忍死以待者迨
烽煙稍息便已弛然解體士卒不練偵探不
設未有開原一大鎮城總帥副將各官文武
林集賊至濠邊尚冥然罔覺一時奔逸一矢
一石不敢加遺且塘報屢聞徒云嚴行申飭
不知申飭果何事也此任封疆者之失其緩
急也樞筦之臣急則要大小臣工上書伏

闕若捧漏卮沃焦不可頃刻濡遲者迫遼報稍
緩便已頓然解嚴未聞講求戎器未聞諮諏
將材直至臨期欲調則憂脫巾欲募又苦不
及遼警一年有餘爲時不爲不久病痼而猶
忘蓄艾亡羊而猶未補牢此任樞筦者之昧
于緩急也卽如近日募兵一節會議已經數
月初意以科臣往欲復改爲部臣職聞江南
大俠及豪有力之人有蓄養結交死士數十
人多至百餘人者以臺省之臣設法招徠必

有嚮應卽不然而所遣司官亦必生長斯地
或宦遊斯邦交遊知識以類旁求庶幾猶得
中材若不過賫一紙之符付之撫按便可了
事則與昨歲調兵同一局耳又何煩司馬之
屬銜命而四出也至于通州爲

神京門戶數百萬軍儲在焉且自喜峯等路入
至州皆大道而極易達者故庚戌虜變御史
王忬首先提兵據守識者韙之職曾議及于
此幸樞臣已採擇而行起李懷信駐劄練兵

爲肘腋犄角之勢乃不旋踵而改陞薊鎮矣
爲懷信計便安則得而曲突徙薪之言竟成
畫餅亦且奈之何也募兵之道先在擇將將
不得人以卒予敵頃科臣官應震條議欲以
罷閒將領中令其自帶家丁赴京聽用仍編
入京營卽將卽兵極爲善策職愚以爲凡各
邊廢將蓄有家丁者令其自報本處撫臣卽
爲咨送出關至關驗其士馬精強卽以原官
超陞一級爲援遼之用其不願出關但閱其

家丁堪用者卽以原官起用爲防備各邊之
需設此二科應有望風而至者近來起用廢
將賄賂低昂皆有定價與其用之于倖門孰
若用之于養士所謂破拘攣以鼓舞羣心莫
善于此若京營冷地陞官難于轉石恐豪傑
之士暴足未肯入耳科臣祝耀祖條議欲抽
選運軍一節卽可雲集此先臣于忠肅曾行
之就近遴選計誠便速第一船旗甲正身僅
一二人餘皆僱募名曰外水每船不過七八

人皆盜賊亡命之徒職僨漕時擒獲大盜數十人訊之俱此輩也凡所至之地村落雞犬爲之不寧且烏合獸散最難齊一若欲用之須擇一素有紀律賢將嚴爲約束而訓練之求膂力過人投石超距者數千人可立而致且聞奴酋大造戰船則天津水道漕運咽喉不可不預爲水戰備卽募運卒爲水兵驚濤駭浪固此儕所素諳人地相宜用之最當此亦目前至要之着也職在營在漕皆身所經

歷故與二臣共爲參酌總期爲國家收實用
至于設誠力行喫緊全在樞臣頃讀詞臣張
籙一疏慷慨激烈中所云奮發忠勇勵氣治
兵彈壓輦下督率九門大事請旨小事專決
呼吸行便宜爲根本作柱石者非樞臣豈異
人任乎主上旣漠然高拱若置金甌于度外
大臣身肩重任者動輒以候旨爲辭昔秦時
待詔司馬門三日不報遂至喪亡當此存亡
呼吸之時人人動色相告奈何不悚然思瞿

恐也詞臣徐光啓所條上練兵守城之策悉
中機宜皆寔可見之行者連疎不報卽當事
者未聞虚心採擇見之施行奴酋兵行詭道
變幻恍惚所用皆中土人謀畫故大入大利
小入小利已有橫行不可遏之勢堂堂

聖朝豈乏智謀奇偉之士披肝瀝膽之談乃一切
厭棄言者與行者兩不相關任者與議者毫
不相顧天下事豈堪再壞耶職積久病乞身
未蒙允放方伏枕間念主憂臣辱復爲此痛

哭流涕之苦詞困憊中語無倫次不勝激切

待

命之至

○國子監署監事司業張鼎題爲朝論日紛國事日迫懇乞

聖明獨斷以救危邊事職聞救焚者必須汲拯溺者必待瓢遲之頃刻失將不救故曰時至不旋踵者機也遼東之事日壞一日患在不能赴其機去年以空虛無備而清河陷矣今春

以輕出寡謀而王師衄矣乃者又以廷臣補
救無方坐談束手而開原破矣職仰見

皇上速下經略熊廷弼而催令星夜前去是

皇上今日誠急之也然而廷弼之未能卽去者議
兵不至議餉不給也夫廷臣急之而

皇上緩之在昔已失先事之機矣乃

皇上急之廷臣緩之於今不已失後事之機乎本
兵曰募兵未集且去而當有兵也司農曰措
餉未辦且去而當有餉也廷弼不前去而聲

言通碑書 卷之二十四
實喪於害成之口廷弼前去而孤身馳於草
創之場爲廷弼者且奈何哉然而廷弼身受
特簡仰慰

聖衷則其出關當不俟終日固廷弼分也職則以
爲廷弼此去其成敗利鈍非獨係其一身蓋
社稷同安危而舉朝共禍福也豈可不示之
成畫而聽其浪然一出哉夫人將擁百萬之
衆而制鐘鼓號令者其威靈聲望誠重而拱
護誠尊外以威敵而內以齊耳目故爲今日

計先當予之帳下親兵而令有所擁衛乃者
間謀獲而聞賊且以船入犯也則是曩者但
求足步兵今者又須添水兵矣前者止聞戰
於陸今且又欲防之海矣支左不能應右保
首不能全尾廷弼不早去一日而何以整頓
備禦鎮遼中軍民之心哉夫空手而入虎穴
雖裴度韓琦亦不能職願

皇上速下一

明旨諭京管提督速同熊廷弼於大教場內點閱

選鋒挑揀三千名爲經略帳下親兵而統以
叅將分以把總等官其三千人安家則於太
倉內支米或半年或一年以安其內顧之心
且米有用而銀不費又命戶部卽多方那借
數萬金付熊廷弼爲三千人口糧之費以壯
其行色使人皆知有從軍之樂而忘其出塞
之苦且天子之親軍而遞之經略則權重於
賜劍兵士屬帳下調度而又非驅之危地而
鼓舞於道途使四方聽召募者聞風而知新

經略之兵有安家有口糧有犒賞將人人樂
赴而集轅門也夫然後經略可以發號施令
展布壯猷戶兵二部亦且速以兵餉應遼急
而全遼布置有法矣此今日第一急着也第
此着戶兵大臣皆不能主張惟

皇上能獨主張之此機豈可再失哉夫漢以羽林
擊匈奴唐以神策征藩逆此古來舊事可行
也經略既有頭緒出關而後固京師重根本
皇上可以次第議行矣抑職更有進焉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皇上四海華夷所稟奉其威光者也其手中之魁
柄未嘗不操也意中之神斷未嘗不運也但
願每事卽顯然與諸臣共見之而喜可勸怒
可威以光明世界成振作朝廷夫然後爲諸
臣者躍然奮悚然懼散小羣以汲引人材合
大羣以扶助天子而天下治其不然者日復
一日上下相諉而天下亂職切靜夜思之
皇上奈何以至神極聖之君託聰明於不見不聞
而置羣臣於無可奈何之地諸臣在白日青

天之下日受中於昏霾迷霧而付其志於悠
悠忽忽之中是真今日之大痛也夫奴兒安
足爲社稷患哉

廟堂自壞之耳

皇上誠能斷羣臣之不能斷行羣臣之不能行將
內安外威而萬年無疆之福在反掌間誰謂
時事終不可爲哉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赴邊甚急望闕漸遙再
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頃以奴賊猖獗

皇上從羣臣之請授臣經略併賜臣劍使得便宜
行事臣感

聖恩之深且體

聖懷之急初六日陛辭初七日長行卽部議調兵
一萬隨臣出關強半盡餅而臣亦不能待矣
但臣行之後人情不同有不敢不慮者往撫
順之敗諸臣嘗急矣及賊去則緩以致清河
之陷而諸臣又急賊去則又緩以致三路之

皇上
敗而諸臣又急賊去則又緩以致開原之陷
而諸臣又急矣及聞賊去又私幸可旦夕無
事也此諸臣之情也其急而議兵議餉門面
之語豈不通融而及其緩則爭執如故當其
急而議調議募紙上之數豈不好看而及其
緩則寢閣弗題當其急而用臣催臣相需之
意豈不甚殷而及其緩則推卸不顧此又諸
臣之情也一一無逃於

皇上之鑒臣不敢誣也而非獨諸臣爲然也賊急

善道研書 卷之二十四
而急賊緩而緩卽

皇上亦然夫以賊勢之兇邁如此

皇上豈不內急於心特以我見急下且張皇而姑
鎮靜以示不甚緊要之意諸臣見其言弗聽
請弗從其謂

皇上不以爲緊要也而亦各以不緊要之心應之
以致今日之禍則聽緩急於賊而不知自急
之效也至今日而

皇上亦不得不急矣然而急之之事亦只是遣得

臣一人出關耳其餘急着如兵馬等項俱係
空文塘塞何曾有一實落只恐臣去而

皇上復緩不顧臣諸臣又緩不協力以顧臣臣之
一身有何緊要而危臣以危封疆併以危及
宗社則臣之所大恐而不得不于陛辭之日頓顙
籲天預以情懇于

皇上者也臣願

皇上時時憂賊步步防賊着着筭賊急賊而亟下
嚴旨切責內外當事諸臣令各戴罪視事毋不敢

急諸臣急而人人承肩件件奏手則臣自不敢不爲

皇上封疆急豈惟臣一身之幸其自

宗社而下寔式賴之

○遼東經略熊廷弼題爲急救遼陽事昨夜接得經臣楊鎬揭稱遼陽重城萬分危急城中有叛賊李永芳佟養性董國雲等親戚指揮王衛國段光裕等十數家皆蓄有馬匹兵仗且爲賊招兵內應欲要獻某城門且夕舉事因

調各兵不至只得檄賀世賢移駐虎皮驛李
如楨移駐瀋陽應援等情據此是瀋陽以北
皆已矣瀋陽以南且非我有而河東已去其
大半矣此時遼陽非得多兵急急救應必不
能保每閱兵部疏詞輒稱援兵見存若干續
調若干續調已出關若干總計遼左見在已
到兵四萬四千有奇臣方信以爲可幸支撐
及今早道臣揭報見在各項援兵細數實止
三萬三百餘名分撥設防開載甚悉是部疏

所云見在七萬有奇者虛數也又見部疏調
兵一萬隨臣出關內除河南山東大同真保
遠水難望外卽薊兵二千名昨據柴國柱稟
稱原題山海薊兵二千前止撥三屯營一千
春防事竣奉軍門明文撤回懇行三協慎選
前去則此兵又是難望僅有宣府一千名榆
林二千名爲見在耳是其所云隨臣出關者
又虛數也夫調兵于近鎮尚且如此何況遠
鎮薊遼總督與遼東功罪相關尚不調發何

况他鎮昨見撫臣周有認罪一疏深得人臣
守官之義而督臣安然若無事且近見

明旨處置開除督撫字樣是身任地方者尚求脫
卸而各鎮事外者誰肯上心必各抗疏阻調
而兵部又恂恂不欲出一語與人爭看來疏
云共調幾萬幾萬者不過只圖紙上好看来何
時得有援兵過關以救此旦夕之禍乎今遼
陽已是萬分危急如此若此城朝失則遼鎮
夕亡此三尺童子所能料者頃據經臣道臣

書稟哀痛迫切如火燒身如水沒頂如展轉
待死而張口橋舌以求救其大意皆謂遠兵
猝難指望要欲多調關內兵馬應援必不得
已或將部議原調薊鎮兵數暫發遼陽設防
救此急難俟各調兵馬漸到臣至地方料理
稍有頭緒卽將原兵一一放還亦無不可至
于京營兵馬旣稱選鋒必能中用先年經略
視師動調三五萬隨行豈至今日三千亦不
能往以及近鎮稍緩地方伏乞

皇上勅兵部作速調發刻期限到毋徒掩塞仍

勅督臣汪可受顧總督薊遼之勅深思其義同心
協力委曲調發急救遼陽此保遼左以保京
師第一緊着也

○兵科給事中韋蕃題爲遼左奴氛愈熾京城患
切剝膚懇乞

聖明大奮乾綱一洗積玩之習以保治安事蓋自
奴酋蓄謀二十餘年一旦鴟張陷我城堡屠
我將卒九邊精銳盡膏原野百萬生靈盡填

言述 卷之二十四
溝壑此皆李維翰養癰於前楊鎬潰決於後
二臣卽伏斧鑕尚有餘辜矣然輕進取敗者
鎬之罪而怠緩悞事鹵莽失筭在廷二三大
臣亦不能辭其咎也夫

皇上御極以來雖寧夏有哮變朝鮮有倭變西蜀
有播變然其稱兵皆在一隅卽有敗衄亦於
金甌之天下無損乃遼東何地京師左臂也
奴酋犯順甫一載陷撫順陷清河漸次蠶食
今又尅開原矣開原尅則必窺北關北關不

能支必折而入於奴自此直搗遼陽而廣寧
而山海夫孰禦之至於兵薄山海恐

陵寢未免震驚

宸居未免艱危職所謂剝膚之患者此也思及于
此卽并天下全力皆用于遼亦不爲過也非
爲遼也爲京師也奈何當事者之泄泄悞國
耶夫今日最急者莫如兵馬乃主兵者動曰
無兵不思昔日趙固小國也自長平一坑尚
能奮發爲天下雄今四海九州如許幅幘而

患無兵乎是在該部查往年征播征倭之例
飛檄調遣其誰敢抗焉蓋人心莫不具有忠
義如宣府之陰縱鼓譟百不一見者也徵調
而外莫如練民兵昔張魏公在川陝奏置利
夔二路軍于興洋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
丁取以免其徭役以縣官爲軍正而簡閱之
不半月有兵二十萬况燕趙多慷慨勇敢士
誠師其意而善用之則畿輔左右在在皆銳
卒矣前者募兵之議本宜專遣科臣乃倏而

改司官今因事體不妥又改增科道四員就此一事不知費畿番曲折本兵應變之才大都可睹矣使及今列名上請旦夕得

旨猶以爲遲若避人言而爲首鼠兩端之說竟何濟于緩急哉職以爲兵可募也亦不必限定四省也卽十三省皆宜有勤王之師而土司兵馬強銳尤可借爲一臂之用大率欲勦奴酋必得精兵二三十萬如撫臣周永春之言而後可儻猶拘十萬之數恐不免效前車之

事通石畫 卷之二十四
覆耳師行糧從餉之當預備也審矣今司農
議及加派議及括搜議及捐助議及那借可
謂殫力盡心矣然所執者猶數米而炊之見
無破格非常之舉慨自遼左失事大小臣工
無不以發帑爲請然諸臣請之愈力

皇上持之愈堅卽伏闕哀懇所徵者前不過十萬
後不過三十餘萬耳查得戶部歲進大內錢
糧六百餘萬已入者雖難復出未入者尚可
議留如雜料金花等項計臣肯力請一二百

萬俟東事寧日再議補進

皇上未有不樂從者諸臣業屢言之柰何舍此不圖惟以發帑一說塞

皇上許多好念悞目前許多好事耶至于勸助一節上自親藩下及百官皆有定議而勲戚之家世受國恩往往層臺激波動費數十萬金此亦當割有餘以紓

聖明宵旰之憂者也然本根之計尤在用人嘗考世宗朝首重邊才故干城之選輩出今此道不講

久矣蓋邊外與腹裏不同勝此任者必有颯
馳電掣之才有掀天揭地之畫有顛倒豪傑
之用有投醪挾纊之恩原非硜硜清慎者可
以了事今遼撫周永春經臣熊廷弼皆夙負
異才卓有時望兩賢共事必能辦此惟願和
衷協志毋蹈互相矛盾之前轍可也抑臣尤
有感於今之時事大類宋之季代然宋室雖
弱內而運籌尚有李綱趙鼎諸人外而將兵
尚有韓世忠岳飛諸人今觀在朝所稱如李

趙者有幾摸稜度日不止伴食中書鎮靜托
名何殊誦經閉戶聞奴入則脚亂手忙奴退
復怡堂樂禍忘外侮而爲穴中之鬪緣私憤
而馳局外之譚誰有枕戈待旦以圖雪耻者
耶外而將兵所稱如韓岳者有幾謀勇宿將
已青沙漠之燐仗鉞登壇半屬純袴之子無
捐軀裹革之忠而托病求去者不以爲非無
共勉敵愾之義而代題規避者自以爲是夫
然則內外兩無所倚

皇道碑畫 卷之二十四
皇上深居九五直孤立耳事勢至此不知當何如
焦心極慮圖挽回之策而猶然怠緩如故天
下事尚忍言哉

皇上誠毅然勵精躬御文華召見在廷大臣問以
兵食如何足戰守如何定將兵將將之道如
何操凡諸臣章奏可採者卽見之施行海內
豪傑可用者卽與優擢正悞事諸臣之罪以
洩衆憤庶幾卧薪嘗膽有備無患可以轉危
而爲安矣職新荷

聖恩備員桐封之使漸遠

天顏敢竭芻蕘如此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處餉之弊宜防耗餉之孔宜塞敬摠管見以佐末議懇乞申飭以責交修事職惟國家歲入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兩而九邊之取給者則三百八十萬兩有奇計今拖欠各邊額餉已多再積數年缺額不以歲計乎夫使邊兵終歲枵腹何必夷虜內訌我兵卽我敵矣况有遼事以來費者

已三百五十餘萬而今之議調募者八倍之
自非歲入以千萬計曷克有濟而茲以加派
合之額入僅五百餘萬其他若搜括若捐助
總屬竹頭木屑非有不竭之源寧供漏卮之
費故戶部尚書李汝華有遼事萬分危急軍
需萬分難繼一疏列款以請奉

聖旨這所奏諸款有裨新餉依議作速舉行着各
該督撫巡按等官嚴催起解以濟急用遲者
叅處欽此仰見

皇上軫念疆圉留心國計至周悉矣部議除滑縣
之屯積已經解訖無容別議其餘操江河稅
兵餉攤派加徵存積等銀原係登報循環按
籍可知故欲摘出一半解部備餉夫旣按籍
而存似可探囊而得然歷年旣久更手亦多
或多那移之用或填侵盜之窟或飽蠹胥之
橐查盤則巧作彌縫事過則仍歸烏有豈曰
盡然亦或間有設法追補則地方之責也稅
契原無定額乾沒寧保必無且已願推收者

必不樂輸未及大造者孰肯先納此項獨饒
於南直休歙等縣作何招稅則有司之責清
查漏解則監司撫按之責也屯田不許軍人
變賣例也既有無力告退換名給帖之令豪
強之家意圖兼併得無有不俟告退借言納
則奮臂攘奪者乎寺田不許寺僧私賣例也
既有告明找納給帖承管若再抗違隱匿聽
從別找買之令勢豪之家志在鞵錦得無有
賄買奸僧借心隱匿展轉生事者乎設法嚴

杜亦地方之責也至藩屏郡邑捐助之議正
撫臣周永春所謂各司府州縣正官暫着省
交際諸費猶愈於扣民皂工食意也近中府
會議之日有謂撫按表率一方應其自輸藩
屏而下宜遞減故該部議爲畫一之規然以
職計之藩屏亦有久近脫履任伊始安能取
盈必前後通融庶可協濟若郡邑交際公費
條編幾何今或責以四五百兩或二三百兩
賢者誠不難損已以益上不肖者安知不借

公以行私或擾及大戶或差及典舖或稱貸
貨物或灑派丁畝所裨益公家者僅錙銖所
腴削民間者已尋尺今三吳東越已幾陸沉
黔服畿南并罹災沴正供猶缺額已奚堪謂
宜轉行各該撫按細加廉察如有藉口捐助
騷動閭閻者卽從重叅論庶加派之敝民猶
不至重困也職所謂防處餉之弊者此也至
遼之用餉更有可議焉糜三百五十萬金錢
曾不能爲國家護一民捍尺土而反以殉數

十之城堡數萬之生靈然使餉爲兵用猶之可也實則有大謬不然者卽以職鄉浙江兵言之所計三千六百餘名沿途旣無行糧該鎮又無犒賞至遼之日已逼師期當卽驅之深入逮月餉至牛尾寨而各兵已作河邊骨矣餉爲兵而設而兵不蒙餉之實恐不獨一浙兵然也陳維翰一遊擊耳聞警卽遣家人挾貲而遁當被經略楊鎬搜出整錠銀一百五十兩自非尅減何從得來則自叅遊而上

下槩可知也設使大將有椎牛饗士之風挾
纈投醪之惠烏覩此乎聞遼軍有謠曰達子
到門前總兵還要錢則遼帥躬以剝軍爲首
倡又不獨一陳維翰然也且又不聞以一道
臣而携金入關者以四萬計乎卽令遣發行
李之後頓令轅門蕭條者豈皆空麓乎是不
獨將領然也自有客將客兵徒滋騷擾之說
故當事者主以遼餉募兵而不知奴酋奸細
已窟穴其中矣先是杜松半渡渾河忽有騎

兵從中鏟斷皆此輩爲之崇也今據遼撫之
報又從新兵中捉獲三四人俱係奴酋差伊
打探者恐此輩日繁有徒未經捉獲者尚多
也不幾以招兵爲養寇乎且有領過安家旋
卽逃竄者更有條而報名于此又條而詭名
于彼一人而兩冒安家雙糧竟不得一用不
幾以應募爲騙局乎近據舊餉司郎中馮汝
京造報兵馬文冊開原一道官兵尚以萬計
馬騾亦尚以六千計而馬林之援遼者不與

也乃寇至直入若開門而揖之者然豈載千
載萬僅存空名而覈馬覈兵止修故事耶又
據新餉司郎中單崇揭報內稱戶部所解三
百餘萬餉司止收九十九萬九千餘兩關內
關外各分留者共一百七十餘萬兩夫有收
有放此餉司事也分留難作新收開除用何
名色卽謂事迫不防通變乃濫觴何至於斯
茲部議新餉必發新餉司一切軍興之費必
至餉司支給卽薊鎮應用新餉不至遼左者

亦必知會餉司總聽經略查覈似矣惟是兵馬虛耗之數非經略一耳一目所能周知必速允閱視科臣姚宗文星夜出關振肅軍容簡核軍實一切積蠹咸與維新庶有一兵一馬之費卽得一兵一馬之用計一歲中節省軍需當以百萬計

皇上愛金錢自不當愛官爵耳宣慰熊廷弼旣改經略卽以宗文充宣慰使尤爲今日第一議又何濡滯也職所謂塞耗餉之孔者此也蓋

處之難自不得不耗之易

皇上所當亟下戶部一併申飭以責交修者也若欲士飽馬騰爲久安長治之策計莫便于開水利修屯政職與詞臣徐光啓商確數四斷斷可行特治標之時未遑本計容職另疏申請至今日之急着惟有發帑而已蓋

皇上數十年來受病處惟此好貨一節未有病根不拔而百體泰然者誠立發帑金五百萬專備東征之費則外可以消狡奴窺伺之隙內

可以戢奸雄睥睨之私上可以彌天心譴告
之災下可以寬萬姓橫徵之慘職前疏請

皇上臨朝發帑下詔罪已冀二三大臣躬率廷臣
叩闕伏闕而舉朝泄泄無有應者昨有語職
曰說者謂此事萬難得之

皇上徒取厭耳嗟乎是何病入膏肓不下頂門一
針第欲以平和之劑爲解救有不至立盡者
幾希此誤國之尤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經臣幸已出塞閱臣

尚書通考卷之二十四
四
四
尚未蒙差敬陳不可不差之故以聽立沛

俞旨事頃遼左之役

皇上于經略熊廷弼之陞辭也除賜劔外既賜銀
兩又賜紵絲三表裏內飛魚二端從來寵渥
使臣未有如此之優者顧經略行矣

皇上得毋謂經略行他更無所事事耶廷臣之爲
皇上忠謀者得毋謂經略行兵馬錢糧且付之姑
徐徐云爾耶夫奴雖暫退尋且卽來往時遼
急與急遼緩與緩我君若臣皆然恐經略在

都門則急與俱急出都門又緩與俱緩我君
若臣母乃再踵故習乎夫遼事敗壞全坐緩
之一字今若再緩將遼危而國危禍不旋踵
矣司馬主兵母得墮經略優柔之誚司農主
餉母得墮經略執拘之譏料各閔閔皇皇臣
姑不具論唯是經略雖行而閱視無

旨未有姚宗文之不可不差特盡言于

皇上者蓋以兵餉言之尺籍千名實僅數百尺籍
萬名實僅數千部司支餉止憑各道掛號文

冊其虛實無從而知也各道掛號止憑將領
開造文冊其虛實無從而知也故若兵若餉
非閱視誰與覈此者以功罪言之將卒但能
斬馘請爵請賞急須奏聞乃必待行勘必待
彙題爲日已久毋論激勸不蚤而首級詐冒
弊亦叢生至陣亡當卹自劉杜潘三員文武
尚有數輩武官不下百十輩盡宜查實酌卹
以示鼓舞內地之密與奴通叛逆之見在奴
穴者盡宜查實族誅以示震摺故若功若罪

非閱視誰與覈此者夫閱視其小者也臣謂
宗文直當假閱視遼左爲名而以宣諭北關
爲實奚以明其然也蓋開原被攻時北關曾
走使先期密報以便預防鄭推官乃不惟不
信且鞭箠之已而賊兵果至北關乃出兵二
千餘往援聞已失陷未及城而返臣竊長歎
曰九邊兵奉

旨徵發千難萬難以至鼓譟北關與奴爲隣應且
憚奴乃以中國恩爲不可負極力相援豈非

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由此推
之孰謂北關之甘爲奴用而不爲我用哉曾
有言三路之敗北關陽助我而陰助奴者此
多屬奴詭計佯言疑我而使我不備北關
也今我于北關若不急勅褒嘉多方撫慰則
旣虛其前日赴援之意必阻其後日嚮往之
忱恐日後北關力弱不能自完究以其爲我
用者爲奴用矣不寧惟是北關與虎曾新婚
正可藉爲因緣與相聯結夫虎曾在諸酋中

特稱雄長爲奴所忌奴業以卑詞厚賄聯屬
諸酋而虎酋獨未入其牢籠恐日久我不用
虎酋奴必用之矣卽宜

特旨布以恩信借爲聲援卽虎酋不遽爲用亦得
疑奴以緩奴之來而使我得從容整頓以防
禦奴說者曰彼經由我地則恐其假道取虞
彼如欲我兵隨之則恐其誘兵入陷臣謂直
令從開原自往則虎酋可用矣說者又曰慮
虜藉此爲名東西相合耳不知我不用虜而

虜欲與奴合誰能以一旅間之一塹限之乎
不用而不合用之而反合無是理也說者又
曰儻西虜已盛矣如勝奴後益張不可制去
虎進狼奈何不知虜卽攻奴能以一二千騎
卽取奴首領歸耶或殺傷相半勝負未可知
如幸而滅奴虜之兵力什減七八卞莊刺虎
之譬具在也獨念以若所爲或遣弁流恐不
習詩書多饒勇藝而少心計語曰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惟士爲然臣竊謂非宗文不可彼

長才大略聰慧異人若假以閱視而行宣諭
必能善爲說詞以不負此行者夫兵事貴謀
而淺戰又曰太上伐謀卽如奴酋奸細在兩
河者其夥黨誅之不勝誅或視其肝膽智力
可用且肯爲我用者免其一死利害恐之恩
信孚之我欲間奴卽用奴爲間此則以我之
謀伐彼之謀卽不必宗文可饒爲者而宗文
到彼亦獲與廷弼上下其議論總之爲

皇上計封疆計

宗社非爲宗文計一官也抑臣更有進此者焉武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不言治臣而言亂臣蓋
戡禍定亂另有別材今禍亂將及戡定爲誰
夾袋之中儲材最急取膽力氣魄之攸裕而
小廉曲謹不必拘取聰明靈變之攸長而曲
疵微瑕不必問取區畫謀略之堪資而糾彈
計察不必論取才能伎藝之多辦而資途俸
序不必泥蓋溫文馴謹之有餘不過太平臣
子而議論丰采之獨勝方爲戡定先資某人

宜何職銜某人宜何事任吏兵二部起蚤料
理起蚤安排所謂迨天之未陰雨撤桑牖戶
矧已在陰雨之秋乎譬如熊廷弼若用之去
歲或可無三路之敗卽不然用之今春或可
無開原之失今事勢窮極而後乃用之料

皇上亦以爲晚矣故文如張鶴鳴徐兆魁許弘綱
徐光啓楊鶴劉時俊袁應泰等武如張懋忠
于世楨劉渠周世祿張聰等或係見任或係
家居或用之京中或用之塞外皆須安頓得

所委任及時遷者超格而遷補者超格而補
科道諸臣亦應各舉所知投送二部二部訪
實疏名公請一旦有事如取諸臣卽如薛國
皇上用張鳳翼韓原善皆夙負才望乃以用之不
早至臨時或以疏辭或以募兵緩不及事此
亦目前殷鑒已夫以

祖宗之靈

皇上之急臣乃過爲不然之慮而出不祥之語臣
死罪死罪獨臣痛哭流涕而不得面

天顏一請安攘之略乃因姚宗文當用而槩及用人若此

○督餉戶部侍郎李長庚題爲遼警益亟餉務難支懇乞

聖明合宮府酌損益以濟燃眉以綿國計事職本庸愚謬膺餉務日者海陸運事具疏陳議月餘未蒙俞發誠知疎陋無當

廟謨職方踧踖待罪及接准本部咨稱每歲遼左本色計餉約至六十餘萬職虞一時措辦之

難懼切飲冰無何而開原告陷遼勢剝膚則
遼餉燃眉矣夫所謂餉者不過本折二款耳
以言折色則如派地畝原非獲已其已解發
者十之二三其未至者計令全完亦不足一
歲之支舍此之外別難再求于民間矣以言
本色則漕糧根本重計議及截留已非定策
此外收納召買遠則登萊連年災稜之後物
力易窮近則薊永兵馬經過之煩皮骨向盡
其計亦甚拙矣而運道祇海陸二策耳陸則

車馱責辦其脚費反倍于糧海則風石可虞
非重募誰能用命二者之難俱若此也職竊
伏思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餉果足也何難
于兵海陸之間商賈經行不過逐熙攘之利
耳若價果厚何難于運而今太倉竭矣民力
窮矣他如搜括捐助條議所及職部自當次
第議行但分而取之銖計寸釁動至經時合
而用之十萬千金盡于一日職于計曹爲司
屬者一十三年濫叨此任又數月矣反覆思

維惟有內外官府之策可爲通融而已職查
會計錄國家每歲本折所入通計一千四百
六十一萬有奇入內府者六百萬餘入太倉
者除本色外折色銀兩止四百萬耳其內府
之六百萬如金花子粒而外餘皆絲綿絹疋
蠟茶顏料之用也

祖宗朝用度節省後漸有加間准改折以濟邊今
皇上御極四十七年其節年所收陳積紅朽何裨
于用若以應解內府本色改折一年發之外

庫來歲仍解內庫是在內庫支舊節新不過
通融于一歲之入而在外庫改本爲折可足
用于數百萬之支在

皇上一轉移間也卽如金花一項會計錄開係國
初折糧銀也原解南京武臣赴領常俸邊境
緩急亦有取給後改內庫專供

御用當此邊烽告急失地陷師宵旰隱憂宮中百
務諒可節省若以一季停緩便可募數萬精
兵推此如陝西之羊絨江南之織造等項稍

言遠石畫
卷之二十四
五十五
停一年何損尚方委積古者敝袴以待有功
紫貂以賜將士在戰國宋君尚然况

皇上追踪三代者乎又如各省之弓箭弦條軍器
等項職歷外省目擊其造費虛糜且奸弁爲
弊累歲未銷若盡改折色以修器械不猶可
壯神器之實用耶蓋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以
百姓之力取之甚難以

皇上之力節之甚易若計不出此則先無餉矣何
以募兵兵卽募矣而無餉以養脫巾之變立

見也先無銀矣何以僱募舟車僱募不得而強民以運則揭竿之變立見也此必至之情非漫度之說也夫言及內庫近于

皇上所厭聞然連年天下之窮正以內庫外庫總皇上之財攘外安內咸公家之用茲虜勢匪茹連戰俱勝勢在剝膚計無他出今日暫改之外庫而天下安天下安而內庫何患不足職望皇上計其大者則小費不足惜也計其遠者則目前何嫌出也職佐民部專司軍餉外供不足

而軍變責在職內徵大急則民變責在職職
一官何足惜而遼左之安繫于兵兵力之足
繫于餉關係何如可緘默耶及今發之似已
爲遲及今不發則有瓊林大盈之往轍可鑒
爲此不憚瑣瀆一面待罪一面待命伏惟

聖明自爲疆場爲

宗社計也爲此具題請 旨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飛報萬分緊急賊情
事職方司案呈兵科抄出遼東經略熊廷弼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賊攻開原先期全無偵探以致救援不及屢
衄之後猶怠玩若此經畧鎮守及將道等官
豈能辭責失事情形着嚴查叅奏熊廷弼韓
原善催他星夜前去發兵援救該部便作速
議覆欽此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熊廷
弼已經起程韓原善已催赴任并失事官員
行巡按御史查叅應援兵將另疏調遣外爲
照奴酋自三路得勢我之虛實強弱盡被識

破奸細內應實煩有徒我之謀欲守開原奴所知也我之力難守開原亦奴之所知也攻我所必救侮我所必亾奴豈不兩者心戰而故趨利百里之外苟在事文武諸臣殷鑒覆車不忘反戈之仇嚴明偵探守備豫具則或迎敵以挫其鋒或設伏以擊其惰或堅壁以老其役何施不可逞志而奈何計不及此也當其聲犯靖安時馬林于化龍二帥空國而屯師遠郊義不反顧已大失策故奴得行其

直擣魏都之計李如楨輩復擁兵小團山自
全畏奴甚于畏死蕞爾孤城壯丁有幾望其
以空拳支萬餘賊兵幾何不潰而同揖盜耶
曩奴之不敢徑犯遼陽者徒以開原爲之梗
不得遽通西虜遽圖北關若開原去而西虜
北關皆爲奴用遼陽孑然一孤注耳奴又何
愛我畏我而肯忘我也經畧熊廷弼行時語
臣必先修復開原臣甚韙之抑聞唐之禦突
厥也以河爲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外尹

鐸之守晉陽也先保障竊以今日爲守遼計
高壘深池枕戈鳴斗守也烽哨遠密多設遊
寨左右聲援亦所以爲守也吊死扶傷撫循
士民令人有固志亦所以爲守也總之則以
師武臣力爲第一義然而兵不衆則勢不壯
餉不裕則師不飽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今而
後選將調兵刻期徵發臣部事也臣不敢不
自策同心共濟協力勤王在廷與各鎮事也
臣願與諸臣策之而更進一策于我

皇上下奮乾綱獨持魁柄有人必用無請不從則
廟堂之精神一振而封疆之氣色自新于以威
虜安邊可計日矣

○刑科給事中周之綱題爲時勢危難已極
聖心振勵無機懇祈

皇上下奮乾威並舉新政以保國祚以定人心事
臣需俟六載方拜一官業叨桐封之役陞辭
而行似可無言然恤緯有心揮涕無地安得
默默以處于此昔谷永對帝曰王天下有國

家者患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
今奴酋猖獗破城殺將如刈草管自開原陷
敗潘遼之間且岌岌矣開原固我腹內扼要
重鎮不止如撫順清河臨邊屬堡廼虜騎長
驅直薄城門無事攻尅斬關而入以

祖宗開拓之疆場任胡馬之縱橫將

皇上百萬之赤子供逆酋之尸俎若此虛燄張天
必至闖逼山海恐

宮闕

陵寢皆爲動搖不知

皇上能據大內之地堅壁而守否能持尺寸之鐵
揮戈而禦否能以婦寺作先鋒否能以黃白
募軍士否雖社稷有靈萬不忍言然一小醜
逆我顏行遂拱手而以三韓麾之黠酋三分
五割明明已見尚不謂之危亡耶

皇上尚充耳付之不聞耶臣敢無諱而竟言之朝
廷有三愴臣子有三過邊臣有三敗焉

皇上靜攝幾三十年九閩邈隔真如神帝不可探

問無論紀綱法度破篋廢殘人心土宇蠶食
瓦解卽今一人高拱撫此金甌天下者非此
大小臣寮劬勩之人乎以揆地僅一注孤進
退狼狽始得邀枚卜之旨茲尚遲留不卽點
用豈其慨仁賢之寥落姓字未協于夢卜又
豈其思調燮之重任淺資難獵乎大物然寥
寥數人一日瞭然誰果揀時幹濟之材誰免
稊稜伴食之誚當默默

簡俞以杜熱中奈何猶然泄泄也至大寮半空轉

相代庖前者樞部左右之推若急在燃眉隨
手欲撲今已數月未見脂車雖如熊廷弼雄
才威望久破奴膽及開原再陷始有經略之
命姚宗文英識勁節風高瑣闥日頻煩啓事
未見閱視之旨况禁錮林下棲遲謫籍者業
已夢斷賜環何望投袂而起堅距若是緩急
奚賴焉臣所謂恡于用人者一言路者國家
耳目今章疏一投如沉淵海連篇累牘未塵
乙夜之觀積案盈筥皆落宦寺之手昔

祖制曾用科臣輪直紀簿以防奸蔽茲任其遲速
沉匿莫可究詰卽如臣咨淹滯七載差不數
人人不數下重咨疊浪彈冠無日見在侍從
者能幾何人縱披肝裂膽無不人人靖獻而
填耳塞聰無不人人厭薄直臣久錮于囹圄
金雞不聞乎肆赦以故省臺剝削慘淡無光
臣所謂恡于用言者一人君以四海爲富賦
山筦海誰非吾有若必銖寸緘扁如守錢虜
吝不忍予言之欲嘔

皇上數十年來鏟削金穴已拱北斗雖漢靈帝之
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何以過是惟茲積
癰蘊火疆隅召變近者發帑四十萬窮搜慳
澁之狀苦于告難初亦有計及者云

聖上窖銀囊金此是生平一癖不如漸緩以疏別
事今遼事猖獗禍侵堂奧血肉橫沙塲之上
已作餓鬼介冑急纓冠之抹豈堪喻風

皇上肯再發帑數百萬固所深願或未必得如內
稅可留金花可借凡得矯詔從事者聽庶幾

其稍救療云否則借寇齋糧必非已物有拱
手奉之耳臣所謂恫于用財者一人臣委身
事主時值安寧且懷永慮况當艱危寧忍袖
手昔李綱曰近年以來所用之人慨然敢任
天下之重幾人無事則小廉曲謹忽有擾攘
遂愕然無措手足不過以天下憂危之重諉
之人君而已此言此時大都類是閣臣燮理
無能人言叢射日出催揭皆游衍故套未見
鐵肩扛鼎幹旋一事卽如樞臣非不歷練邊

情當此敗，劓疊報亦復。左右顧瞻，不見掣電。呼風運籌，決勝之略。諸所催請，皆屬望梅。聞會議時，言兵言餉，彼此爭執，無可奈何而退。此則因循觀望之過也。士大夫居官礪節，儘可自樹憂國奉公，何暇自謀。迺今日羞遲鈍而競詭捷，忘職業而喜功名，一缺之出，有如逐鹿。奧援之少，未免積薪當事者，亦復窺矚其間。時有趨舍前者，有去國之人，出門追索噴噴，且多口矣。若使秉銓有主，用舍之間，當

自不輕如薛國用之避難不得不削級示懲
但却步于舊讐則老馬識途反以投用卸責
韓原善之推轂不得不接手急用及遷延于
出關則危巢全卵且借召募逃生此則營求
規避之過也議論者國家之脉理邪正者世
道之安危向者正人君子不憚撩虎鬚以撥
白日幸而奸黨羽鍛此正君子道長時也卽
有二三匪人浮薄多言線索相牽本爲公論
所唾者惟恐無識之人遂妄加揣摩若遠分

左右之袒復將有異同之漸人亦惴惴惟恐
着脚稍偏以起觴重之嫌不知大道爲公有
何異意時事多艱豈忍渙羣臣敢以虛中聊
爲點破無使旁觀多猜局面分岐此則附隨
矯激之過也至于邊疆廢弛已久特逆酋蓄
謀先發其鋒昔班固曰夫邊城不選守境武
略之臣修障燧備塞之具恃吾所以待邊寇
而務遠行貨賂以信甘言守空約幾胡馬之
不窺不已過乎今各邊大都若此一則在訓

練之不精東西兩河額兵原有數萬勇悍精
猛本充諸邊飛揚跋扈之氣乃將官或餌于
貂參或狃于市賞兼以奸人潛通竄爲謀帥
不獨如佟李逆賊甘心反叛已也且無論酋
之凶逆近如虜至杏山高平或擄宗顏之弟
或掠經歷之官亦從來未有者假令防禦之
密城堡在在守衛軍卒人人練習虜去則堅
壁自固虜來則戈騎勦追何至此破彼陷東
突西衝一至于是此非其致敗者耶一則在

人心之不調夫師以和克以爭敗前三路敗
芻雖各將膏身原野裹革死難然頗聞平日
以用氣相凌厲以分權相齟齬舊歲杜松與
賀世賢不能相容甚至道將相左矣甚之經
撫異意矣今制臣且與薊撫以一武弁開嫌
矣第臣子當多事譬如頭目之與臂指共相
護衛搖首者固多自用之過杓鑿者亦有中
阻之嫌慈軟當關者額頭已爛獻計方收固
無關萬里之保障剛刻好競者胸盤鱗甲口

縱波濤尤難犯滿腹之機鋒此跡雖有未渾
猶幸大體不失獨慮此後兵多將集復蹈前
轍修卻釀釁誤人國家此非其致敗者耶一
則在賞罰之不明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聖
王無以治天下響者賀弁搗巢斬級尚准功
過李如栢反得以零掠捷功希掩其罪今竟
何如哉逗遛之誅本無解于人言令箭之制
且反執以藉口說者謂情愛未割鎬誤于如
栢之局中今如楨代鎮驕倨罔功昨開原尅

陷不敢進一步加一矢望風落膽伎倆已見
遼人誤于李氏之局中矣不蚤付廷尉懸之
藁術無論麻劉二將嘵嘵不服此後挫敗之
氣將士披靡者多終將置尚方之劍爲櫃中
之藏也乎是賞罰失平非其致敗者耶上下
泄沓若此內外倒弛若彼閣部大臣獨非食
人食憂人憂者奈何以天高聽遠諉之

皇上則呼號赴闕如諸臣所陳萬不容已惟在相
臣與諸臣預條用人任將之略急籌徵兵集

言通石書 卷之二十四 本六
餉之方可便宜者便宜行事當取

旨者取旨允行

旨允行無致如先朝萬安輩呼萬歲而退可也不
則今日以公本修故事明日以候

命爲職掌真如科臣所言天下大事去矣臣一腔
熱血憂憤不知所出敢抒其悃懃若此